



著 徐皓峰

处男
葛不垒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处男葛不全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处男葛不垒 / 徐皓峰著 . —北京 : 人民文学出版社 , 2016
ISBN 978-7-02-012227-1

I. ①处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302587 号

处
男
葛
不
垒

责任编辑 刘 稚
美术编辑 陶 雷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有限公司

毫米 1/32

第 1 版
次印刷

7-1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 : 010-65233595

序

老天让她当天使

童年受到的艺术教育，来于父亲单位的篮球体育馆，很少有篮球比赛，用来办好人好事表彰会、歌咏比赛、青年励志演讲……主要用来放电影，偶尔有全裸镜头的美国二十年代默片。

故事片之前会放一两部短纪录片。讲毕加索的纪录片，赞他早年画社会底层，责怪他之后放弃了流浪汉，画变形的立体主义，卖好弄玄于资产阶级，品格沦丧，才华尽失。

卓别林则对抗资本主义，一生硬汉，从未沉沦，鼎盛期有《摩登时代》，晚年还有《凡尔杜先生》。

法国有太多有钱的寡妇，凡尔杜娶了十二名寡妇，皆杀之取财。他掌握了高超恋爱技巧，但遇上无钱的姑娘，再漂亮，考虑的也仅是“可用于实验新品毒药”。凡尔杜被捕死刑前，面对牧师，彬彬有礼地问：“牧师先生，我有什

么可以帮你么？”

——表达“个人无罪，社会有罪”的主题，有罪的是欧美金融体系。卓别林的政治正确，令我的父辈钦佩不已。

多年后重看此片，看到的是另一个故事。凡尔杜法庭上嘴硬，实则心里认罪，没有全归咎于社会，但他的救赎不是牧师，是那个原打算拿她实验毒药的姑娘。

她是他雨夜街边遇上的穷人，说是送她回住所，结果她跟去了他家，或是人开放或是需要钱，她一副可聊可睡的模样，为让她喝下毒酒，他聊起了爱情，不料她说的比他好，感动了他，于是换下毒酒，给她钱，送她走。

第二次街头相遇，他正为一次未遂的谋杀而烦恼，她老友般打招呼。她还穷着，他掏钱，她说“我只是想跟你问声好”，他说“别傻，你需要”，交钱离去。他对于她，是个既不留名也不留情的圣人。

第三次相遇，他穷了，十二个寡妇的财产尽在股票市场玩完。她富裕着，嫁了一个军火商，正值二战，发了大财。她说轮到她帮他，报恩和谈情兼有的模样，养老有了着落，可能还很幸福……

他说：“请让我完成我的命运。”送走她后，走向警察。

她以带来幸运的天使形象，带给他惩罚。幸福的冲击力，会让人想多，想到自身罪孽，想到了结。

世上有许多凡尔杜先生遇到的天使，日日游走，让人以愧对幸福的心态死去。写作的意义，是猜测老天别有所图的运作方式，识别迎面而来事物下的杀机。

初中一年级立志学习艺术，三十年来，渐生寒意。艺术不是个人行为，个人所能做的，只是最初下一个决心，之后都是随波逐流，老天在一路安排。

写这些小说时，我尚青年，《流氓家史》写于1995年，大学三年级暑假；《著名演员郭国林》写于2006年冬季，还失业在家。之后，我的小说便不再写当代，不再写年轻，即便以年轻者为主角，也是他闯入了中老年世界。

重新翻看，心绪古怪，不知怎么成于我手，当年写下这些文字背后的那股力量早已离去。如观陌生人作品，每篇皆有触目的数行，怆然叹服，写得真好。

谁写的？

想认识他。

2016年12月1日

■
序

老天让她当天使

001

处男葛不垒	~	001
流氓家史	~	029
劫活	~	075
花园中的养蛇人	~	111
1987年的武侠	~	151
博尔赫斯的眼睛	~	187
红螺障	~	207
著名演员郭国林	~	263
上海九流	~	307

■
后记

郭国林与葛不垒

321

处男葛不垒

《洞玄子》一书说，男人在妻子经后一至三天行房，他将获得儿子；四至五天行房，他将获得女儿；五天后行房，那么他所做的都是白费。

在初中时代，葛不垒就看过这本书了，从此他养成了抓紧时间的习惯，任何事拖延了五天，都觉得白费。葛不垒争分夺秒地活到了二十九岁，虽然他从网上下载了一些色情照片，但仍然没有经历过女人。

二十九岁的生日，他在一家饭馆度过，有七八个中学同学陪同。事隔多年，他的朋友圈子仍然是初中的这几个人，他在初中做过美术课代表，现在为盗版书画插图维生，近期任务中女裸像的数量越来越大，他的手令他倍感不安，预感到将有什么发生。

他说：“到时候了！”准备找个地方花三百块钱，葬送掉自己的童贞。他的大胆想法，令气氛顿时热烈，有同学说，关键是要留下美好回忆，建议他把钱数翻一翻。被葛不垒认为是对他的极大侮辱，有心闯进餐馆厨房，拿刀将同学砍翻。

当他恶念丛生之际，一个女人从洗手间走出，摔倒在地。

她穿着紧身黑衣，倒地后露出一片莹黄的腰肌，同学们登时一静。

这个女人倒地后，慢慢爬起，披头散发地走到一张餐桌前，坐下端起酒杯，仰头便是一口。她站起时，胯骨高度平齐于坐着的葛不垒的眉骨。

有同学议论：“她好高呀！我刚才已经注意她半天了。”她头发湿漉漉的，眼部化妆沾水后流淌下来，形成两道污痕。她胳膊长长，文着一把阿拉伯弯刀，同学们越看越觉得她是个野鸡，然后大家的目光集中在葛不垒脸上。

有同学说：“喂，到时候了。”葛不垒沉默少顷，起身走到醉酒女人的桌前，两人聊了几句，然后葛不垒搀扶着她站起。

两人慢慢走过同学们的饭桌，推门而去。

他俩出门后，响起了密集的雨声，还有一道闪电划过天际——有同学评说，这象征着葛不全已完成使命。众人哄笑，此时餐馆老板走来，一指醉酒女人刚才坐的桌子：“这桌也是你们结账吧？”同学们面面相觑，看看窗外葛不全消失的方向，骂了声：“这孙子。”

那晚后，葛不全的同学关系开始恶化。他和醉酒女人出门后究竟发生了什么，成为一个谜。第二天同学们纷纷打电话问候时，他不在家。许多天后，有人打通了他的电话，他表示他依然是个处男。

葛不全被同学们抛弃，从此无声无息。两年后，有同学从电视里见到了葛不全，他留着短短的一圈络腮胡，戴着宽大的黑边眼镜，冷静地回答着记者提问。

他已经成了一个观念艺术家，最著名的作品名为《摔倒》。那是一百多幅照片，一个女人在酒吧、宾馆、厕所、街头、写字间、办公室、垃圾站等各种地方毫无例外地摔倒，每摔倒一次，身上的物品就少了一件，最后一张照片是她一丝不挂地摔倒在床上。

这件作品被称为寓意深刻，表达了对女权的思考和对社会制度的忧虑，在欧洲某艺术双年展夺得大奖，但因为裸体问题，没在电视上出现，只由记者口头介绍了一番。

此次采访的重点是葛不全名为《女人侵略世界》的新作，他拿出一幅凡·高名作《向日葵》的复制品，指着向日葵花盘密密麻麻的中心地带，严肃地对记者说：“这是女导演麦什柯尼的思维状态，以这种思维，她拍摄了《我成为女人的那一天》，这部电影是要诱导男人，让他们统统变成女人。”

记者说：“这部电影我看过，描述了传统制度下女性的悲惨处境，好像没有你说的意思。”

葛不全说：“我没有看过这部电影，但我坚持我的看法。”随后，又拿出了一张《向日葵》的复制品，指着花盘中心，说：“这是可可·香奈尔

的人造宝石，她用一些廉价玩意，造成女性服装的变革。”记者说：“但一套可可·香奈尔还是很贵的呀！”葛不垒说：“我没给女人买过衣服，但我坚持我的看法。”

随后他又拿出了十几张《向日葵》复制品，将花盘说成了十几种不同事物。看得筋疲力尽的记者最后评说：“把同一个东西，说得千奇百怪，但终究还是一个东西。你是不是想告诉我，虽然女人有许多变幻，但她们的本质仍旧贫乏，女人很难侵略世界？”

葛不垒：“你得出了一个观念。所谓观念艺术，是在观众的脑海中形成的，感谢你帮我完成了一件作品。对了，你说的，跟一个外国记者说的一样。”记者登时精神饱满。

记者乘兴追问：“你的作品表达了你对女人贫乏本质的认识，我能否问一句，你有过多少女人？”

葛不垒：“我是个处男。”

记者闪烁着狡猾的目光，嘿嘿笑道：“这又是一个观念？”

葛不垒：“不，我是个处男。”

记者惊叫一声，随后采访结束。

看完电视的同学召集了所有同学，他们从网上查到了葛不垒的个人网页，上面有葛不垒新的电话地址。两日后，葛不垒在钱柜请同学们唱了卡拉OK，在第二天早晨散伙时，一个神志不清的同学还在追问葛不垒：“你有过女人吧？”

葛不垒：“不，我是个处男。”

这个答案，葛不垒已重复了一个晚上，开始同学们以为他在开玩笑，后来觉得他在玩观念，但在卡拉OK过后的第三天，有一个同学提出了大胆的想法：“他该不会是说真的吧？”这个想法以E-mail流传到同学间，同学们感到后怕，决定为葛不垒找一个女人。

三十一岁的葛不垒，脸上的青春痘已自然消失。他欣然接受了同学们的提议，在自己家中等待着同学们为他雇来的女子。

他现在的家位于北京亚运村繁华地带，居十五楼，可以鸟瞰到故宫全貌，有两百六十平米，装饰得颇具日本风格。门铃声是一首亨德里克斯的吉他，此人被称为吉他上帝。因为安装了这一门铃，葛不垒认为不听完整首曲子就去开门，有损艺术家身份，所以往往开门后发现空无一人。

当亨德里克斯在今晚响起，考虑到受雇女子的修养，葛不垒果断地打开了门。门口出现了一个女人，小腿肚胖得形状不佳，她紧张地叫了声：“不全！”

葛不垒沉默半晌，懊恼地叫了声：“班长！”

在周一到周六的每个早晨晃动着两个小辫，领着全班同学朗诵课文，同学间有了早恋倾向，她会及时地向老师告密，扑灭过许多火焰——这是葛不垒对班长的印象，于是认为她听到消息，又要发挥扑灭作用。

将班长请进屋门后，注意到她的两块上臀肌形状鼓鼓，这是夫妻生活频繁的表现，葛不垒心中暗笑：“你也有今天。”

班长紧张地跪在榻榻米上，声音颤抖地说：“都听说了，同学们要帮你找个人，被我拦住了。我想，咱们班同学的事，还是在班里解决，较好。”

葛不垒大惊：“你应该结婚了吧？”

班长：“别提那事。我这纯粹是帮助同学。”

十分钟后，班长给了葛不垒一记耳光，“你不是说你是处男吗？”

葛不垒答道：“虽然你有你的认识，但我坚持我的说法。”

班长叫了声“骗子！”，哭哭啼啼地走了。

葛不垒鸟瞰着班长在街上打的而去后，有一种严重的不尽兴之感，就掏出了一个蓝色记事本，公共汽车站的站牌上总会被乱画上几个莫名其妙的手机号码，葛不垒的本子抄录了一些。二十分钟后，一个短裙女子到来，她的小腿肚形状紧收，上臀肌平缓，具备职业的控制力。

葛不垒严肃地对她说：“我是个观念艺术家，我是个处男。”短裙女略一思考，说：“我的风格是，对处男不收钱——别跟我玩这套了！”葛不垒开始沉默，半晌后，短裙女试探地说：“难道，你真是？”

葛不垒点点头。

短裙女态度变得温和。十分钟后，短裙女说：“虽然你是那个表现，但我仍有所怀疑。”

葛不垒：“你有你的认识，我坚持我的说法。”

临走时，短裙女回头问：“虽然我有我的风格，但你也可以主动地给钱。”

葛不垒摇摇头，“不。我是个处男。”

二

只用了两年时间，葛不垒便从一个插图美编转型为一个观念艺术家，他的成功起源于他二十九岁生日的夜晚。

那一晚，一个醉酒的女人在他面前摔倒。她的肉体在水泥地上发出特殊的音响，葛不垒感到遭受诱惑。她摊躺在地，长度超过了酒桌长度，站起来后，胯骨平齐着葛不垒的眉骨。

她小腹紧收，肌肉有着明确条理——这是在青少年时期积极锻炼身体的结果，她在初中高中定然是体育健将，代表学校参加过多个市区级比赛，拿过好几个奖杯……如此一想，葛不垒对她产生好感。

当他搀扶着她走出餐馆，一颗雨滴准确地砸在他的鼻头。随后亮起一道闪电，下起了瓢泼大雨。葛不垒充满激情地说：“咱们找个地方去！”想到目前和父母同住，又说：“你说吧，咱们去哪？”醉酒女考虑了一下，说：“故宫。”

两人打的到了故宫，停在护城河边一棵柳树下。付费后，司机仍然不走，车灯直晃晃地照着两人，葛不垒尴尬地扶着醉酒女，喊道：“你还要干吗？”

司机：“雨下得这么大，能待人吗？我等着你们再坐我这车。”

葛不垒：“我俩不走了！”

司机熄灭了车灯，葛不垒等得浑身湿透，车仍未开走，于是大叫：“你

还要干吗！”司机回答：“我想看看你俩要干吗。”

葛不垒大叫一声：“好！你看着。”将醉酒女的头颅捞起，一口亲了下去。四十秒后，葛不垒抬起头来，骄傲地冲司机扬了扬下巴。

司机在车窗后竖起了拇指，这是钦佩的表示。葛不垒准备再亲一口时，被醉酒女老练地绊倒，随后两人滚到河垛下，醉酒女叫了声：“小心了。”葛不垒叫了声：“不！”然后就被醉酒女安在了身上。

十分钟后，葛不垒感觉到金光灿烂，睁眼见车灯正照着自己。他嘀咕了一声：“孙子。”同时感到有什么滑出了体外。

当醉酒女搀扶着葛不垒走上出租车时，司机是一副深沉的表情。出租车驶出了故宫地带，葛不垒对司机悄声说了句：“知道吗？来的时候我还是处男。”司机没有回头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有什么了不起，老子到现在也还是处男。”

醉酒女似乎已神志清醒，听到两人的对话，抿嘴直乐。司机怒吼：“有什么可笑的！”醉酒女没接他的话茬，转头对着窗外，唱起了周杰伦的名曲“哼哼哈嘿，我抡起了双节棍……”唱完对葛不垒说：“这是要去哪呀？你要没个目标，就到我家去吧。”

她的家位于机场附近一片塔楼中，葛不垒跟随醉酒女走入楼门时，突然响起巨大轰鸣，一架飞机擦过塔楼，闪闪发光地向南而去。

飞机的轰鸣声后，出租车按起了喇叭，葛不垒又从门洞跑出来，说：“哥们，我觉得你迟早也有那么一天。再说，我刚体会过，其实这事也没多大意思。”

司机：“哥们，问你一句，她是鸡吗？真想花点钱把她做了。”

葛不垒忽然感到自己变得成熟，脸上出现了严肃的表情，说：“她是我女朋友。”司机忙说：“得罪。”飞速开车而去。很快又开回来，探头道：“哥们，我原本想说——你俩连泥带水的，把我的车座都弄脏了！”

葛不垒更为严肃：“说，得赔你多少钱吧？”司机摇摇头，说：“别误会，我不要钱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也是个厚道人。”

司机终于走了。

葛不垒再次进入楼道时发现醉酒女已消失。他冷静地看着电梯显示灯，发现电梯停在了十一层，到达十一层后，沿着地上落的泥，走到了7号，敲了十分钟的门。门打开时，葛不垒心想：他奶奶的，看来真不能当处男，一旦不是处男了，智商都提高了。

她倚在门框上，醉眼朦胧地说：“你找谁？”葛不垒嗓音低沉，“找你。我是你的男人。”她大惊，“是吗？那——快请进。”

塔楼为了高层供水，有一层室内管道横陈。她买了这层的一所三居室，价值十七万。大腿粗的钢管爬在每一个房间的室顶，贯彻着水的鸣响。三居室中两间没有家具，在地上摆着杂志米缸等杂物，她居住的房间有一张板凳、一个衣柜、一张木床，还有三十只玩具狗。

葛不垒庄重地坐在板凳上，问：“你今天是经后的第几天？”醉酒女大笑，最后说是第四天，葛不垒心中一凉，“恰好生个女儿！”于是坐到床边，将她搂在怀里，温言规劝：“我会负责的，要不，咱们明天就去医院堕胎吧？”

醉酒女一愣，“告诉你，三天没事的，八天都没事，经后八天做什么都等于白赚。”葛不垒大惊，“不会吧，中国古书《洞玄子》上说，男人在妻子经后一至三天行房，他将获得儿子；四至五天行房，他将获得女儿；五天后行房，那么他所做的都是白费。”

醉酒女大笑，“错了，可能写书的跟你一样，是个处男。”

《洞玄子》是葛不垒性知识的来源，从高中时代就坚信不疑。这一晚，整整十年的观念被颠覆，注定了他会成为一个观念艺术家。

三

那一晚有十六架飞机轰鸣而过，葛不垒白赚了两次。当他眼神涣散地

深陷在被窝中时，想道：“和一个女人白赚多次，说明我也有爱情了吧？”

第二天早晨他起来，看着身旁的女人仍在熟睡，有了一种已长大成人的感觉。这个女人腿肌强健，头发细密，睡着后四肢伸展，一夜都将葛不全挤在床角。看着她，葛不全脑海中闪现出一个词语——“我的母兽”，分析了一下，觉得它充满柔情。

天亮后的房间，地面上布满灰尘，留存着昨晚零乱脚印。葛不全游逛了她的房间，站在油腻的窗户前向机场眺望，又有一架飞机升起，葛不全认为这象征着他的生命已到了一个新的阶段。

屋顶上的管道发出轻微的水流声，时而唤起金属的共鸣。葛不全长久地听着，觉得富于乐感。在一个音乐空间，完成了男性的飞跃——这一想法令他感到完美，在上中学的青年修养课时，老师提问：“什么是世界观？”葛不全背诵：“对世界总的看法。”

老师：“你是什么看法？”

葛不全回答：“世界太大了，对它，我很难有什么看法。”

今天早晨，葛不全有了看法，他觉得世界是美好的。门厅有一片乱糟糟倒地的啤酒空瓶和吃剩的午餐肉罐头，散发着荤恶的气息。其中有半瓶啤酒，葛不全凝视了它半天，最终还是拿起来一口喝干。不管它生产于何年何月，它依然是美好的——葛不全如此一想，就有了醉意。

醉酒女张着嘴睡觉，响着低沉的鼾声。在一个女人的床上醒来——这是葛不全多年的梦想，她奇迹般地卧在床上，葛不全的身体又一次变得异样，他的脸贴在了她的脖颈上。女人喘了两口粗气，嘀咕了一句：“别闹。”一巴掌抽在葛不全脸上，又翻身睡去。

在上午十一点，葛不全的半张脸开始红肿，女人终于醒来。她奇怪地看着葛不全，“你是谁呀？”葛不全认真地说：“我是你的男人。”女人点点头，“想起来了，昨天晚上就是你。”

两人久久地对视，终于女人说话了，“要不咱们做点什么吧，好让我弄明白昨晚是怎么回事。”此时阳光已变得过强，她在白天的身体僵硬干

燥。她的房中没有窗帘，葛不垒见到窗外又一架飞机升起，怀疑在飞机升上一千公里高度的过程中，有一位第一次坐飞机的乘客一直在向外眺望，看到了高楼中他和她的景象，从此爱上了坐飞机……

“别想得太多。”葛不垒做出自我批判，伏在女人身上，两秒后察觉到自己并不充实。女人的眼神迅速冷却，葛不垒错开女人，万念俱灰地躺在一旁。过了半晌，女人说：“喂，你有钱吗？你要有钱，就带我吃东西去吧。”葛不垒马上接话：“有钱。”

她明显富于数学天赋，问明了葛不垒兜中的钱数，很快决定去街头买小吃，她吃了七种小吃，刚好将葛不垒的钱花光，最后把一个吃不下去的羊肉串递给了他。

拿着羊肉串，葛不垒坦白自己已身无分文，女人说：“我知道，现在我请你喝啤酒吧。”这个女人叫周浅浅，她的父亲一生受惑于女性浅浅的微笑。她的父亲是小学数学老师，所以她可以背圆周率达两百位数以上。

两人站立在街头，扶着人行道护栏，喝了六听啤酒。葛不垒在打第一个酒嗝的时候，感觉找到了爱情，而周浅浅告诉他：“爱是一个浅薄的词汇。性稍稍高级。”然后建议两人找个招待所租一个三十元的床位，葛不垒说她家离此地很近，她说她还有三十元，她太想把它花掉。

小吃摊横陈的街道，便有几家招待所，都是地下室。她选择了卖云南米线摊位后的一家，门上挂着一块肮脏的蜡染布帘，图案是光着肩膀洗头的傣族少女，她眯眼欣赏了一下，拉着葛不垒摇摇晃晃地进去。

地下一层的柜台，有一个老头在台灯下抽烟，两人走下楼梯，他便抬起脸来，皮肉松懈的脸只有一只眼睛。这里一间房有四张床，一张床三十元，周浅浅交了钱后，嘱咐老头先不要将屋里的另三张床租出去，老头的一只眼中充满了笑意。

他俩租的房间正对厕所，葛不垒开门后，周浅浅说：“我最喜欢上男厕所了！”连蹦带跳地冲进了男厕所，葛不垒急忙跟了进去，见她神气地站在中央，一个中年男人毫不知觉地站在小便池前。